

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可我感觉如坐针毡。仿佛将要发生一个与命运有关的重大变故,或者个人的重大私密即将被人窃走似的,整个身体隐隐约约地哆嗦起来。瞬间,情感让我的思绪搭乘上回忆的小舟,带进浩瀚大海中的一个花园。花园中鲜花争奇斗艳,溢满芳香,非常美丽,世上最美的花园与之相比,也会黯淡无光,大为逊色。哦!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花园!

我刚进花园大门,古丽叶仙女般从盛开的花丛中出来,笑盈盈地朝我走来。我犹豫了一下,可一股热流风一样融化了我的整个躯体。我又一次鼓起勇气,注视着它。她那浓浓的睫毛下乌黑亮的大眼睛,用笔描过的弯月眉、漂亮的鼻梁、含苞欲放的樱桃嘴、16条长辫子、清脆悦耳的声音,这一切说明她是世上绝美的美人儿。哦!世上竟有如此美人儿,倘若能与她共度一生,那真是最大的幸福……

“匪首匪当”的关门声,打断了我的遐想。我一看,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再一看表,只剩下10分钟,我不是约好与她交谈吗?我一个人在办公室,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与她毫无顾忌地交谈,可以尽情地倾吐我的衷肠。我带着一种焦躁、胆怯、希冀的心情,拿起话筒。随着话筒里传来古丽叶悦耳的声音,仿佛一股特别亲切的暖流传遍全身。我旋即变得吞吞吐吐、语无伦次,额头浸出汗珠。她那悦耳的声音仿佛征服了我的所有感官,仿佛自己完全消失了一样。

“嘿嘿,咋不说话呀?你倒是说呀!”随着这动听的声音,我似乎恢复了神智,眼前似乎晃动着一个无法形容的美丽无比的情景。

“不,我不在说,是你的声音,使我整个身心沉浸在你甜蜜的情思之中。”

“真有意思,你说什么?”

“是这样的,明天我叫了几个朋友到家里去,你也一起过去吧。”我用一种恳求的声音说。

“你请我,当然要去呀!”

初次邀请就得到肯定答复,这让我始料不及,激动不已:“明天10点钟见哈。我家住在帕米尔路35号,你准时来吧,再见!”我恋恋不舍地放下话筒。我当然知道,初次邀请这个陌生姑娘,不能说多余的话。她没拒绝我的邀请,看来她对我已经有那么点意思了!

半年来,虽然一次也没见过那个声音悦耳的人的面,但她声音的魔力——从她声音“描绘”的美貌已经深入我的心灵。自从她向我介绍了她的名字叫古丽叶以来,我每天上千次地重复着这个名字。现在终于有机会欣赏到她的美貌了……

我刚想走出办公室,就听到轻轻的敲门声。随着一

# 声音的魔力

□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  
苏德新 译

声“请进”的声音,古丽娜进来了。我有些慌乱,赶紧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脸上推出了笑容:“请进,古丽娜,我正要找你,你就来了。”

古丽娜双白皙的脸庞立刻红得像朝霞,仿佛有一种甜蜜的情感闪电般闪过,她旋即低下头。也许我说的话“我正要找你”的话,让她觉得有些奇怪吧。我和古丽娜从小学到师范毕业都是同学,参加工作后来往更加密切,埋藏在我俩心灵深处爱情的种子开始萌芽。每次相遇,我们都聊得很快乐。可眼下情况不同,我在企图拒绝这个与我一同度过多年考验的、相互理解的姑娘,因为那个声音所描绘的美丽姑娘,已经深入到我脑子里的每一条神经。所以,对站在我面前这个善良的姑娘,我将毫无顾忌地拒绝。

那一刻,我们默默对视。至今,我们之间这种沉默还是头一次。古丽娜终于打破沉默,有些诧异地说道:“你在这发什么愣?看样子你好像遇到什么难处了吧?我们也不是陌生人,你有什么事尽管对我说,只要我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帮忙。”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古丽娜心里隐藏着坚定的信心和坚强的决心。

“不,古丽娜,我对你什么也不隐瞒,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几次想对你说,可不知咋的说不出口来。总想着你会生气的,所以不敢当面对你说。”

虽然我们这次交谈很随便,但有一种隐形的力量在压迫着我。古丽娜没有发现这些。也许她看到了我脸色的变化以及我受折磨的情形,十分真诚地说:“霍布爾江,别折磨自己,只要你高兴,我绝不会生气的。”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说的话只能勉强可以听见。

“古丽娜,你是我的同学,我工作中的事情经常跟你商量。当然有关我生活中的这件大事,更不能瞒着你。”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我会全力帮助你。”古丽娜坦率地说。

“我想与古丽叶成家,明天见面,定我们结婚的日子。”我难为情地对她说。

“喔,竟有这等事!”古丽娜这话从嘴里说得越快,脸色就变得越苍白。如果她没有惊人的勇气,可能早就大哭一场了。古丽娜除了瞬间的脸色变化,好像

没发生任何事情似的,她马上控制住了自己。她轻声地问:“古丽叶是谁?”我急忙给她解释:“她是个非常漂亮、非常善良的姑娘。我准备明天跟她见面,她悦耳的声音我每天能听到几十次……”古丽娜注意听着我说的话,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来。我期盼,她千万别生气,因为她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姑娘。我最后对她说了明天我们见面的时间、地点和邀请的客人。她望着窗口,忧郁的眼睛一下盯向了我:“霍布爾江,明天我也作为客人去你家可以吗?”

我不知道她为何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姑娘,很难开口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当然不会拒绝她的请求,因为我想向她炫耀那个美女。“那你准时来吧,关心关心同学的爱情。我趾高气扬地说。

“好的。再见,霍布爾江!”古丽娜面带憧憬的神色,匆匆走出办公室,我也赶紧溜回了家。

家人看到我欣喜若狂的样子,都以为我请的客人一定很有意思,因此全都忙着张罗开来。我的妹妹古丽拜德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娇滴滴地问:“哥哥,哥哥,古丽娜姐姐也来吗?”我冷冷地道:“哎哟,来,别掺和别人的事情,快去玩你的吧!”

我一夜难眠,时而眼前是古丽叶的倩影,时而眼前是古丽娜迷茫的脸庞。我在梦幻中一一比较着她俩……结果,依然是对古丽叶的评价高些。在我看来,她似乎具备了所有人的美貌,仿佛人所具备的美好她都具备了似的。就在胡思乱想中,我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了。早晨醒来,照在山峰上的阳光,早已射进了我的窗口。一看表,已经快8点了,我急忙起床,洗漱装束。

我又看了一遍家人准备的情况,这才感觉放心了。10点钟,邀请的客人陆续来了,包括古丽娜。我把客人领进了准备好的餐厅。我为了知晓古丽娜心里在想什么,便偷偷地瞅了一眼她的状况,但没发现她有任何异常。她和其他客人一样笑容可掬。

我给每位客人沏上热茶,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只有古丽叶还没到。我有些着急了:“她是不是对我说假话了?她一定会来的。”我就这样自我安慰着。忽然听到敲门声。我的心跳加快,一阵兴奋。随着“请进”的声音,门开了,进来一位头发花白、年纪有四五十岁的女人。

客人们全都站起来,向她施礼问候。我诧异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这是霍布爾江家吗,我好不容易才找来,我叫古丽叶……”你瞧,这正是我每天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我旋即头晕目眩、眼前发黑,也听不到在场人们嘲讽的笑声。在我眼前,古丽娜仿佛在似笑非笑地注视着我的脸庞。

# 我的瑶寨,我的壮山

□唐德亮(瑶族)

《哭丧歌》。我不知你是否还能听到,因为我看不见你的脸,你的脸已被布盖住。

泪珠与号哭包围着你。悲怆与痛苦覆盖着你。

而你仍然无动于衷。也许,你早已把自己忘掉,把过去与未来忘掉。辛劳一辈子,躬耕在这巴掌大的石灰岩红土,习惯了鸟鸣虫唱,习惯了雨打风吹,生于红土,葬于红土。既然血已凝固,心已如止水,双眼的火焰已熄灭,欢乐与痛苦都已带不走,这一切只是你遗留给尘世的遗产。

上路了。灵轿上撑一把油纸伞,不再被日晒雨淋。竹幡、白布摇曳着苍白;铜铃、铜锣、牛角号、鞭炮、铙炮声,震荡大山、大谷,流淌着黑色的回声。

把白昼走尽,把黑夜走完,把瑶山纵横曲折、宽敞与荒芜的路走尽。而今,你再也用不用双脚踏路。

天堂越来越远。灵轿和老人在轻快的颠簸中走向没有回程的远方。

## 瑶家温沾节

(温沾节,即粤北排瑶的情人节,又称“开禁节”、“玩坡节”)

穿着鲜艳的盛装,戴上斑斓的头饰,插上生动的野鸡翎,脸红得像天上的朝阳,心跳得如咚咚的长鼓,血脉涨得似奔涌的山溪。

带上戈帮(一种竹做的子弹),这爱

的信物,爱的子弹,爱的语言,向着心爱的莎妹,向着梦中的情人,打过去,射过去。

啊,射中了!这位贵哥射中了那位美丽的莎妹,击中了莎妹久蕴的心事和含羞的羞想。

于是,树荫下,竹林里,情歌袅袅,情话绵绵,情意浓浓。爱的花瓣,如山杜鹃瞬间绽放。

他收获了一只绣花锦袋,她收获了一副银质项圈。爱,在这三天,不再被禁。奔放的心,找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浪漫的情,在弥漫神秘诱人的芬芳……

温沾节,爱的盛宴,歌的盛宴。风不再凛冽,携着绿叶的气息、早春的气息,兴奋地奔走在一座座大山与沟谷之间……

## 古哟哟

(“古哟哟”即粤北壮族的“腊匪节”,又称“黑火节”)

伸手不见五指的天空,黑幔无声。一座一座的壮班(壮语,即村寨),泡在黑色的风中。而火神躲在黑色大篷下,窥伺着,随时准备向某一户人家施以致命的击。

今夜,壮家汉子们踩着夜的呼吸,啜饮夜的芳露,紧随夜的精灵,来到村头,在夜的心脏,点亮一支支火把,扎一间间草屋,在草屋上放一堆堆干草、鲜竹筒。

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辰。

“古哟哟!”老人一声令下,一支火把,两支火把,三支、四支……无数支火把投向草屋,顿时,草屋熊熊燃烧,烧红了壮乡的一角天空。竹筒被点着,“噼啪”作响,寂静的壮山仿佛炸响了一串欢乐的爆竹。

“呜吆!”快走吧,快上天去,火神!再添一把草,让火的精灵与火同舞,舞出火的身影,火的性格。

我仿佛看见,火神的衣服被火烧着了,头发被烧着了,正狼狽地东奔西窜,夺路而逃。

“感谢吆!”“哟哟!”一声声祈求,一声声心愿,在夜空中回荡。

草屋已成灰烬。竹筒已成灰烬。火已成灰烬。摸黑回家。没了火把,他们也不会走错路。

## 扫脚印

(“扫脚印”是粤北壮族婚礼的一种风俗)

屈膝。行礼。向着生你养你的父母,连哭三声。

依依不舍啊,依依不舍。连踏三下门槛。可是,接亲娘不依不饶,在你踏过的门槛也连踏三下,“扫掉”了你沉重的脚印。

“脚印被扫掉”,但扫不掉你对这间屋子的留恋,抹不掉你对朝夕相处的父母的感恩与眷恋。

不要回头,不敢回头。但你的心已回望了百遍千遍。但你的双眸分明含着一串又一串灼热的泪珠。

脚印是扫不掉的,它已刻在你与父母的生命年轮。

## 讴莎腰

穿过竹林,穿过花径,穿过山坡。走过晚霞,走过雾岚,走过月色。

拿着火把,拿着电筒,拿着耳环银簪,带着情,揣着爱,带着燃烧的歌……对着木楼里那扇窗户,对着窗户里那个娇美的莎腰妹……

把星星唱得掉泪,把月亮唱成一圈银环,露得露水打湿睫毛。“哎咄”一声,木门开了,他收获,是一捆竹柴。让他用柴点火,到别的瑶寨,寻找自己的爱情。

裹着盛装的芳心,你将为谁燃烧?美丽的山茶花啊,你将为谁绽放?

总有真情能感动天地,总有山鹰能飞越重叠的沟壑,总有蜜露能甜透莎妹的心窝……

又一个贵哥(瑶语,即小伙子),用他泥土般的质朴、醇厚,用他炽热的真情,叩开了她的心扉。

于是,一颗沸点的太阳,一颗沉醉的月亮,互相包裹,融合。

爱的欢乐,盛满了瑶寨,峡谷与整座瑶山……

## 灵轿

(一位瑶族公爹去世,按习俗,被绑上灵轿走上最后的归宿。)

生,没机会坐轿,死了,终于坐了一回。

你无力伸出脚踏上灵轿,只能被儿女搀扶着,用布带捆绑在尸椅靠背上。

穿上镶着银圈牌饰的盛装,头戴插满雉翎的帽子,又风光了一回,年轻了一回。

听先生公念《瑶经》,听亲友寒人唱

## 声音

# 牧游,作为一种生产性保护手段

□黄适远



游牧文化是草原文明的符号,也是当今世界中的一种独特文化样式,同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共同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至今这种生产方式在新疆、内蒙古地区依然存在,但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去保护。但保护,绝不意味着完全把它封闭起来。从文化生态上讲,实施生产性保护是当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手段。所谓“生产性保护”,便是力求在不

违背手工生产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演变趋势的前提下,将传统手工技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使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保护。生产性保护是一种可以不断“生产”文化差异性的生态保护方式或社会实践。在最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有意贬低大工业生产的价值。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西方工业化蓬勃

兴起的时代就敏锐地感受到工业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对古老手工业劳动的价值有过高度的颂扬。可到了现在,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洗礼,已经让许多传统手工艺变成了“遗产”,这恐怕是马克思本人都难以想象的。

的确,在旅游活动中,有些地方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谋取金钱的手段,文化受到极大破坏。这都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警惕和防范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完全不去碰它,任其自生自灭,其结果也是非常悲愤的。

作家方如果提出的几个关于“牧游”的概念,比如生态旅游、惠民旅游、文化旅游等,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文化离开旅游,可以保持一种原生态,是精神上的一种富有。有了旅游,可以开拓物质的再生,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文化和旅游和谐共存的问题。人要生活,离不开物质支持,因此,生产性保护就等同于足珍贵。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对草原和游牧的污染,更要避免对心灵的污染。

在游牧生活和生产中,游牧人顽强保持了古老的民歌、史诗、舞蹈以及古老的手工艺传统等,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维吾尔族的弹唱艺术“达斯坦”等,都是灿烂的文化符号,和中原文明共同

构成了辉煌的中华文明,显示了“一体多元”的巨大魅力。这些文化资源与壮美的山河、草原、对都市中人构成了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存在。此时,把个人融入到广阔的自然中,可以体验到游牧文化的魅力。它让我们的心灵更加丰富多彩,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宽广,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灿烂。

相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加入到草原大地,和天地、山川进行对话,是对人生的拓展和开阔。当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快节奏对身心的挤压让我们疲惫至极时,来到草原无疑是解放身心并重新审视人生的绝佳时机。我有一个朋友远在广州,每年7月,他都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到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找一户牧民,和牧民一起在牧场无忧无虑过上几个月,再回到广州。他的感受就是,在牧场和草原找到了自己,这是他感到快乐的时候。这种不同的体验让他面对大都市的压力有着更强的承受力。

我眼中的牧游,应该可以很好地实现生产性保护的一个有力手段。比如,和布克赛尔是新疆的一个文化大区,这些年对于史诗《江格尔》进行了大力度的宣传,对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将文化和牧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还有很多类似的市、县,他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在不断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不仅仅是人(外一首)  
□(蒙古国)乌丽吉托古斯 朵日娜(蒙古族)译  
看到山岚知道自己是山 望着雾霭感觉自己是云 细雨飘落下来发现自己是草 蓝雀一开始啾鸣就想起自己是清晨  
我不仅仅是人  
星光闪烁时感到自己是黑暗 姑娘们的衣衫薄起来时发觉自己是春天 从世间所有人那儿嗅闻到惟一的欲念时才明白我安静的心是属于一条鱼的  
我不仅仅是人  
五彩穹天下巨大的空, 从今天起我,只是……  
只为留意  
只为留意 每片雪花不同的飘落 和每时每刻里隐藏的死亡 我死了十年  
只为留意 忧伤躲在心间 痛苦就是生活 我迷失了十年  
只为留意 绸缎的温度不在颜色 镜中的月亮不会发光 我瞎了十年  
只为留意 向往只是煎熬 还是终结 我渴求了十年  
只为 把已得到的所有 统统抛弃 从现在起我还需要一百年

# 我不仅仅是……

## ——致朵日娜

朵日娜:

去年10月中旬,我到台湾的东北部去了两天,在宜兰高中和宜兰大学的两场诗歌朗诵会上,我都读了你翻译的蒙古国女诗人乌丽吉托古斯的诗。

在高中生面前,我读了她那首《我不仅仅是人》。在宜兰大学,除了这一首之外,我又读了她那首《只为留意》。然后,我还用自己那首《诗的成因》与她的第二首互相比了一下。非常有趣,空间距离虽然遥远,两首诗中的想法却极为相似。

在宜兰大学那场朗诵会,座中有位任教于这所大学的教授,是我很钦慕与喜爱的诗人,笔名零雨。她诗有些感觉很难形容,非常独特,突兀但同时又极为深远和细致,仿佛有无穷画面。

那天晚上散会后,我们同车去吃东西。车上,她和另外一位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因为译得很自然,不隔,在场的听众都听进去了。虽然听众不知原文,或许(不!应该是“当然”)原文更好,但在聆听译文之际,也能感受到诗人所想要表达的主题,同时又能够品味出“意在言外”。

所以,当她们得知你是我的朋友之时,就嘱咐我一定要向你传达她们的问候与感谢。

文学如果能通过好的翻译,必定是无国界的。(当然,如果遇上了坏的翻译,也有可能“是无国界”。因为就好像遭遇蝗灾或者水火无情的掩埋,整片大地会荒凉到让别国的人看不到你的存在。)

写这封信的此刻,稍微回想了一下,今年,我竟然已经在台北、香港和宜兰3个城市里,一次又一次地向听众朗读了乌丽吉托古斯的诗了。每次的听众反应都很好,仿佛心领神会,不需要我再多加一字的解释,这也是很奇妙的经验。

你知道,这几年,借着不同的汉文翻译,我也算读了不少的蒙文诗歌了。我感觉,乌丽吉托古斯活跟我们不太一样,她的年轻,她的叛逆,因此可以让她更深入地看见了所谓关于“人”的自限,而更重要的是,她的周遭是何等的辽阔!何等无拘无束啊!

朵日娜,在我从前的一首散文诗里,曾经引用过殷海光教授书信中的一段文字:“只加拿大的狂吹鹅,需要160亩的土地才能感到快乐,一个人所需要的真正能够感觉到自由的天空,应该是无限广袤……居住在像鸽子窝一般狭小的居室里的人,如何能够知道什么叫作自由?”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跟着教堂哥堂搜去拜访过殷海光教授夫妇,当时的他被困禁在一个小小的院落里,发已花白,却还有着极为爽朗的笑容。多年之后,在台湾,那个曾经被忧患层层围困的时代表面上好像都已经过去了,可是,每当我站在蒙古高原的无限广袤之上,我就不禁会想起他说的这一段话来。是否还有许多隐形的栅栏深藏在我的心中?使我心思狭隘,使我一直得不到我所渴望的那种如狂吹鹅一般可以自由飞翔的幸福与快乐?

不过,当然,在困境中的我,偶尔也会有些难忘的时刻。

10月19日晚上,从宜兰回台北,我选择坐火车,在火车站的对面等红绿灯过马路的时候,就已经看见月亮了。那从低空云层的掩映中不时显现

的一轮明月,让我吓了一跳,怎么?又是一次月圆了吗?

而不过只是一个月之前,上一次的月圆,我还和你在一起,还有好几位要好的朋友,我们相聚在古老的黑城城外,以歌、以诗、以酒,欢度了两个月圆之夜。

记得吗?阴历八月十五的那个晚上,一直下着不沾身的细雨。我们从达来库布动身得晚了一些,没能看到夕阳,而整个晚上,月亮仿佛被隔在雨雾之外,迷蒙的轮廓,彩度极低的柔黄,安安静静地镶在天边,地平线处漆黑的剪影,是黑城的几乎已半埋在流沙中的城墙。第二天傍晚,天气极好,我忍不住提议,可不可以再去一次黑城?没有人有异议,我们就又出发了。

这次落日在从容地等待着我们,天色还很明亮,大家还可以先到黑城域内去走了一回。有人爬到城墙高处去看夕阳,有人在城墙北边传说中黑将军安圈的裂口之处去叩拜,然后就逐渐走散了。我一个人又信步绕出城外,往西方向落的平漠慢慢走去,天还很亮,游客极少,眼前无垠的广漠寂静无声,我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

在蒙古高原上行走了这么多年,开始的时候恨不得能把每一处土地都踏遍。可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生命深处的需求不是这样的,有些地方,你不能只去一次,譬如黑城。

从2000年第一次来到黑城开始,我不断地想方设法要重来与这座古老的城池相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有时候只要能静静地坐一会儿,无论在城里或是城外,只要能坐在那座半埋在流沙之中的城垣上任何一处,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喜欢那一种时空层叠,地老天荒的苍茫之感,在那一刻好像还是我,但是又不仅仅是我自己而已。在我眼前,是永远难以挽留和难以更改的时空,悠长而又巨大,可是,惟其如此,才会让我更加相信,在这里,那些久远的神话和传说,其实很有可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朵日娜,就在阴历八月十六的那天傍晚,我应该是在第6次来到黑城了,当我一个人慢慢往日刚落、酡红的余晖犹在的西方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昨天一位土耳其长者对我说过,在中秋之时,日与月的位置是正相对的。果不其然,一回首,一轮又大又圆又薄的黄月亮,就低悬在黑城城垣的正上方。

在地平线上初初升起这一轮满月,她的光辉还没开始散发,因而月轮本身的质感既像是古老的黄玉,又像是带有沙质的陶瓷,就只是一种极为纯净的质,在万里无云的暗蓝色天空之上,在万里无垠的灰褐色广漠之间,与我素面相见。

这就是“地老天荒”这四个字的最佳诠释了。面对着沧桑历尽的黑城垣,和这一轮初升的满月,我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那种喜悦和忧伤了。好像在平漠尽头,从匈奴到党项到蒙古,从居延到黑水到亦集乃路到哈日浩特,那繁华的旧梦还在,还始终没有离开……

朵日娜,相信我们都曾经有过“我不仅仅是……”的经验吧?

祝福,希望早日再相会。

席慕容

(本文有删节)